蜀山劍俠傳/21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一六回　熊血兒喜得陰雷珠　小仙童初涉人天界

下一回▶

二女等也追隨着，同往紅玉坊前飛去。晃眼落到橋上，仙府也還未開，祇見飛橋兩面湖波中，又由嵩山二老用紫雲神砂建立起四座金碧樓臺，一邊兩座，恰與樓當中飛閣成爲五朵梅花形對峙，紫霞點點，金碧輝煌，越發壯觀。仙府後側，各處峰崖上，也有二三十處各式大小亭臺樓閣，隱隱出現。這次雲幢上，共是一百零八下金鐘，四十九敲玉磬，衆仙到時，尚還未住。眼看湖兩岸各處山巒上仙葩和後山許多花樹，越顯精神，含苞欲放。忽聽湖水嘩嘩作響，碧波溶溶中突冒起滿湖水泡，跟着一片極清脆的啪啪之聲密如貫珠。每一水泡開裂，便有一株蓮芽冒出水面，晃眼伸長，碧葉由卷而開，葉舒瓣展，滿湖青白二色蓮花一齊開放，翠蓋平擎，花大如斗。這時金鐘、玉磬已將要到尾聲，衆仙方訝平湖新闢，剛剛離開不久，適纔並無人想到往湖中行法植蓮，頃刻工夫，這佛國靈花西方青蓮怎會突在湖中開放？眼前倏地又是一亮，再看四外前後的天府仙花，連同後山千百株花樹，忽然同時開放，仙府前半，立時成了一片花海。青翠浮空，繁霞匝地，香光百里，燦若錦雲。再加仙館銀燈，玉石虹橋，飛閣流丹，彩虹凝紫，祥光萬道，瑞靄千重，匯成亙古未有之奇。尤妙是境地壯闊，盡管花光寶氣，光怪陸離，依舊水碧山青，全境光明，了不相混，全不帶一毫人間富貴之氣。休說凡人到此，便是這一班老少羣仙置身其中，也禁不住躊躇滿志，神采飛揚，仙家富貴，歎爲觀止。

觀賞讚嘆了一會兒，鐘、磬聲終，隱聞仙樂之聲，起自當中仙府以內，瓊管瑤笙，雲蕭

錦瑟，交相互奏。衆仙側耳一聽，正是廣寒仙府雲和之曲。赤杖仙童阮糾笑對神駝乙休道：「主人正在傳授門人道法，祇等此曲奏罷，仙府即時宏開，我們方可入內，也祇看得謝恩典禮了。」說時，各仙館中來賓知已到時，主人開府宴客之後，便須相率歸去，不便再留，各自紛紛飛落橋亭等處靜等觀禮。甘碧梧笑對阮糾道：「大師兄，仙府景物宏麗，仙賓會後，願留者已另闢建居室。我們這些小擺設，命衆弟子收去了吧。」阮糾含笑點頭。陳文璣、管青衣、趙蕙三女弟子立持花籃，分途往各遠近仙館樓閣飛去，所到之處，祇見祥光一閃，原有樓臺亭閣，便即無影無蹤，現出本來面目。不過刻許工夫，全都收盡，陳、管、趙三女仙飛回覆命。丁嫦笑道：「祇顧我們收拾零碎，卻忘了客館下面具是空地。如今遍地繁花，獨空出一二百處空地，豈非美中不足？諸位道友法力高深，又不便班門弄斧，貽笑大方。主人正傳道法，還來得及，仍把花種撒上些如何？」甘碧梧笑道：「嫦妹不必多慮，你看滿湖青蓮，此間大有能者，正不必我們多事呢。」話纔出口，忽見仙府後面飛起千萬縷祥光，宛如虹雨飛射，分往各仙館原址飛去，落在空地之上。緊跟着各有數十百株娑婆、旃檀等寶樹，由地下突突往上冒起，晃眼成林，鬱鬱蔥蔥，寶相莊嚴，隱聞異香。比起適纔衆仙植花種樹，又是不同。直似數千株整樹，自地湧現，迅速異常。姜雪君在旁，驚問朱梅道：「芬陀大師、白眉禪師均在雪山頂上防魔未來，優曇大師適纔同在一起觀賞幽蘭，不曾離開。此與滿湖青蓮同一路數，眼前何人有此法力？莫非白眉師伯大弟子采薇僧朱由穆師兄又出山來了麼？他在石虎山閉關以來，多年未見，已說靜參正果，不再出頭，怎得到此？」

矮叟朱梅笑道：「誰說不是他？別了多年，還是當年那種脾氣。他來時，我和白矮子正用紫雲砂在湖中建這四處樓閣，他由雲路飛降紅玉坊前，迎頭遇見天殘、地缺老怪門下兩個業障。恰巧沒有別人在側，也不知他是否看兩業障長得不順眼，安心慪氣，拿話引逗，這兩業障天生不是人的性情，向來不愛答理，適纔後山觀花，又喫令師一嚇，正沒好氣。見來人是個相貌清秀、脣紅齒白的小和尚，通沒一點氣派，誤認作來此尋找師父，就便看熱鬧的小徒弟，竟想拿他出氣。一口怨氣沒將人吹倒，跟着又想用大擒拿法將人趕回來路。哪知來人神通廣大，笑嘻嘻連老帶小，一頓挖苦，把兩業障跌了個暈頭轉向。末了纔說：『這裏羣仙盛會，冠裳如雲，主人決不會請你們師徒這樣怪物。你們瞞着師父，混進府來觀禮，既然衣履不周，連長衣服都不備一件，就該悄沒聲打個樹窟窿或土洞鑽將進去躲起來，偷看完了熱鬧，一走纔是，偏不知趣，要在人前走動。我想景緻你們已看過，本來不知禮貌，那開府典禮看它作甚？又不合衝撞了我。本意還想懲治一番，儆戒下次，念在主人今日盛典，不便給人家做沒趣的事。好在少時開府，你們這樣神氣，也沒法和別位仙賓並列，趁早給我滾回山去，免得當衆丟醜！』話纔說完，一手一個，祇空抓了一下，往上一甩，手並沒有沾身，兩業障便似泥塊一般，被人抓起，身不由己，

跌跌翻翻，往雲路上空飛去。看那情勢，雖不至真個甩回山去，這佛家大金剛須彌手法，怕不把他們甩出三五百里外去。他同朱道友和我二人見面沒談幾句，便向湖中撒下兩把蓮子，往仙府飛去，他師弟李道友正由後面繞出迎接，同往後面飛去了。他和東海苦行頭陀最是莫逆。以前我們都是好友，因正手忙，還沒過去看望，打算會後再作長談。好在他既已出山，就不愁見不到了。道友與他也是昔年舊雨，現齊道友正在中元仙府以內，宣讀長眉道祖遺留的仙示，並傳門下男女弟子道法，事完方始正式開府，率領本門長幼三輩同門，當衆焚燒奏樂，向教祖所居靈宮仙界通誠遙拜，行那謝恩之禮。那時一班知好，除我們有限幾人受有重託在外，俱已齊集中元仙府。道友無事，何不前往敘談呢？」姜雪君聞言，略一尋思道：「我自轉劫以來，已不願再與此人相見了。」朱梅道：「本是三生良友，相見何妨？姜道友此言，豈不又着相了？」說時，優曇大師和屠龍師太一同走來，笑道：「采薇大師今又出山，難得良晤。姜道友三生舊雨，更與我們情分不同，爲何還呆在這裏？」姜雪君笑道：「我先不料朱道友會來，正向朱真人打聽呢。那就去吧。」說罷，隨同飛去。不提。

仙都二女和武當五姊妹，俱留意那兩黃衣人，此時四顧不見，仙館已收，無可存身，都在奇怪。聞言纔知被一前輩神僧用大法力逐出府去，好生稱快。石玉珠見二女高興，悄告：「兩怪人之師天殘、地缺，有名難惹，得道多年，行輩既高，又並非妖邪一流人物，所煉法寶最爲厲害，正派羣仙，若非萬不得已，決不願和他們生嫌結仇。姊姊適纔不合隨口譏嘲，結下仇怨。朱老前輩想必知此二人姓名深淺，何不先問出個底細，日後遇上也好準備。」二女本沒有把黃衣人看在眼裏，因石玉珠說得十分慎重，朋友好心，未便違拂，便湊過去向朱梅請問道：「朱老前輩，可知那兩黃衣人姓名本領麼？」追雲叟白谷逸在旁接口笑道：「這兩孿生怪人，二百多年中，共祇出山四次，還連今天一起在內。我倒遇過三次，所以知道得比較別位清楚。以他師徒性情，各有各的乖謬。兩業障每出山一次，必鬧許多笑話，害上不少的人。這次不知又是受甚妖人蠱惑，想來此見景生情，出點花樣。因見兆頭不佳，沒敢下手，打算老着臉皮，赴完了宴再走。不料被小和尚跑來，將他們趕去。論本領，倒還沒甚出奇之處，祇是二人各秉師傳，煉有幾件獨門法寶，專一攝取人的心靈，道行稍差的人往往爲他們所算。時已無暇詳說，此去小寒山拜師之後，祇把今日之事一說，令師必有破法，至不濟也能用佛門定力抵禦，不爲所惑，無足爲慮。」

二女剛謝完了指教，鐘、磬聲已住，長橋對面當中頭一座仙府上面，形似大泡的晶罩，突化雲光流動，緩緩升起，將仙府全形現出。跟着左右一邊一座的晶罩，也各由峰崖後面化爲五色雲光上昇。到了中央，漸漸縮小，會合成一片丈許大小的彩雲，停在當中。

第一座仙府前面，衆仙見那當中仙府高約三十六丈，廣約七八十畝，四面俱有平臺走廊，離地約有三丈六尺。前面平臺特別寬大，佔地幾及全址三分之二。四角各有一大石鼎，四面雕欄環繞，正面兩側設有三十六級臺階。豎立着一座大殿，上刻「中元仙府」四個古篆金字，廣約十畝。當中設着一個寶座，兩旁各有許多個座位，前面大小九座丹爐。大殿通體渾成，無樑無柱，宛如整塊美玉，經過鬼斧神工挖空建造，氣象雄偉，莊嚴已極。這時峨眉門下衆男女弟子，各持仙樂儀仗，提爐捧花，分作兩行，正由殿中端肅款步走出，排列在平臺兩旁。玄真子爲司儀，手捧玉匣前導，引着掌教妙一真人和長一輩同門，到了臺中央立定，仍由妙一真人居中，衆仙稍後，依次雁行排列。玄真子隨喝：「弟子齊漱溟等敬承大命，即遵恩師玉匣仙示，謹畏施行，連日齋戒通誠，虔修絳牒，恭附繳奉天府玉匣之便，百拜聞上，伏乞慈恩鑒察，不勝受命惶悚感激之至！」說罷，將手一招，空中卿雲便即飛降。玄真子恭捧玉匣，往空一舉，玉匣便被卿雲托住，冉冉上昇。玄真子隨命奏樂焚燎，齊漱溟率衆門人弟子百拜。拜罷，仙樂重又奏起。那司燎的後輩四弟子，便把備就粗如人臂的沉檀香木，裝向四角石鼎之內，發火燃將起來。妙一真人隨率衆仙望空遙拜。玄真子站在妙一真人的前側面，也是隨衆拜倒。這時衆仙均換了一身新法服，羽衣星冠，雲裳霞裙，加上仙景奇麗，仙樂悠揚，宛如到了兜率仙宮，通明寶殿。衆仙朝賀，同詠霓裳，端的盛極。

一會兒，拜罷禮成。妙一真人等始命奏樂迎賓，親自下階往長橋上，向衆仙賓行禮，拜謝臨貺，迎接入殿。同時嫫姆師徒、極樂真人李靜虛、謝山、采薇僧朱由穆、李寧等相助妙一真人等在內裏行法部署。諸位仙賓也由寶座玉石屏風後面相繼轉出，紛向妙一真人等致賀不迭。妙一真人等請衆落座，衆仙堅請真人往居中寶座就位，真人力說：「此是衆同門及弟子參拜學道之地，本非延客之所。祇爲仙賓衆多，五府中祇此殿最大，今日又承諸位道友大顯神通，添了不少異景，變成全境最勝所在，殿外石臺又面臨平湖，遍地仙葩，正好觀賞。爲此適和諸位前輩道友商議，將宴客之所，移來此地。起初因左元洞一帶，景物最爲幽勝，數百株桂樹，均爲女弟子申若蘭由福仙潭帶來的千年桂實，栽植而成，大都數抱以上，以爲宴客相宜。沒想到衆仙嘉惠，法力如此神妙，衆弟子已經佈置就緒，倉猝改計。禮成以前，又無法走進，急切間難於就緒，爲此纔請諸位前輩道友來此小住。尊客在前，並有諸老前輩，怎敢僭妄無禮？」衆仙見真人堅持不肯，祇得罷了。便把中座空下，各自歸座。隨來衆弟子，各隨師長侍側。妙一真人等衆主人，各就下首分別陪坐。

仙都二女見那采薇僧朱由穆果是小和尚，看年紀不過十五六歲。身着一身鵝黃僧衣，甚是整潔。相貌尤其溫文儒雅，氣度高華。正看之間，忽聽神駝乙休問妙一真人道：「齊

道友，爲何先不開府，直到繳還玉匣道經，拜章謝恩，纔行開放？與預定不符。」妙一真人道：「玉匣中恩諭如此，不敢不遵。」窮神淩渾道：「衆弟子法寶已傳授了麼？怎如此快法？」妙一真人道：「衆弟子法寶，俱多能用。祇女弟子李英瓊等得有幾件，尚不會用。家師所賜真經，傳授之後，照此修煉，不久均能應用。幻波池所得法寶雖多，而聖姑所賜目錄小冊，均載寶名用法，極爲省事，所以無多耽延。」

隨又起立對衆仙道：「衆弟子正式行禮，拜師傳道，本擬宴客之後，在此殿內當衆舉行。祇爲日前在青井穴，閉關開讀家師所留玉匣仙示，對傳道一節，不許炫露。而九天元經，本是天府祕笈，一開府便須拜章繳奉，飛送天上。因此臨時變計，改在大師兄監臨之下，以及各位前輩道友相助，先將元經仙籍虔心參悟通曉，等將全境改建，開府時辰已經將至，祇得遵奉師命，謬承道統，正了師位。事前因時匆迫，除本門弟子外，各方道友薦引門人甚多，彼時正值閉關之際，內外隔絕，來人師徒均未見面。如今事後，補行入門之禮，又覺不甚慎重。幸而家師玉匣中留有新舊門弟子名冊，應收錄的俱寫在內。除青城朱道友引進的紀登以下諸人，因家師仙示，青城一派在朱道友與姜道友主持之下，日後門戶還要發揚光大，不應收錄，未便傳集，有負盛意外，餘者凡在名單中人，又經本人師長有意引進之士，全數命人召集到太元洞內，更換家師留賜的法衣，同集大殿，與舊同門同行大禮，傳授初步道法，各賜法寶一二件，並將舊有法寶飛劍，各爲指示用法。仍由大師兄監導，率同長幼三輩門人，將修就的絳牒附入玉匣之內，焚燎告天，拜表通誠，拜謝師恩。尚幸沒誤繳還仙籍的時刻，仰叨各位前輩、各位道友福庇，鼎力相助，於極危難中平安度過，居然勉成基業。又承嘉惠勤勤，無美不備，小弟等及門下諸弟子，永拜嘉惠，感謝何可言喻。此後惟有督率門人，勉力潛修，以符厚期。區區愚誠，敬乞垂鑒。還有薦引門人的諸位道友，適纔恐誤事機，不揣冒昧，一時權宜，未得面奉清箚，便即仰體盛意，先自收錄，擅專之罪，尚望原恕。」衆仙紛說：「道友太謙，本來如此，何須客氣！」

妙一真人未及答話，矮叟朱梅笑道：「齊道友，你這次大開法門，甚人都收，我薦的人卻一個不留。分明嫌他們不堪造就，卻說好聽的話。我和白矮子都喜清閒，不耐煩學淩花子好端端創甚門戶，做甚教祖。」妙一真人道：「道兄，話不是如此說法。青城、峨眉殊途同歸。貴派自從昔年天都、明河兩位長老爲了一句戲言，互相推讓，各自閉戶清修，不再收徒以後，不久相繼道成飛昇，今祇道兄和姜道友二位延續道統。不客氣說，道友如若獨善其身，姜道友雖然有志光大，未免孤掌難鳴。家師遺示也言及此。並且轉劫之人不久便要出世，貴派十九高足，多半投在道友門下，如若置身事外，非但那十九人多半無所依歸，一個不巧，被異派中人網羅了去，誤人尚小，造孽事大。還望道兄三

思。」淩渾接口道：「齊道友，朱矮子口是心非，莫聽他的。他的心事，我全知道。無非他和老薑知道，日後正教固是昌明，道高魔頭也高，本是相對，妖邪也更猖獗。他把門徒全引到你門下，分明是畏難……」話未說完，朱梅把小眼睛一翻，正要還口，神駝乙休插口道：「你兩人，大哥莫說二哥，兩家差不多，誰也不用激誰笑誰。你家這教祖也不怎好當，我駝子反正閒得沒事，又不想修甚天仙。你們各當各的教祖，有人爲難，都由我駝子和齊道友出頭如何？」白谷逸笑道：「你自己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。來日大難，道家四九重劫還未應典，倒惹下不少麻煩，哪一樣都夠你辦的，還要代人拍胸脯麼？」乙休笑道：「白矮子，說你也未必信，到時自見分曉，看我擋得住不？」

妙一真人知這幾位仙人交情甚深，又都滑稽成性，每喜互嘲諺笑。但是乙休性情古怪，往往一句戲言，便要認真，恐又激出事來，忙道：「諸位道兄，不必說了。未來之事，家師已早留示：道家四九重劫，臨場的共十一人，祇有一人應劫，恐難避免。乙、淩二位道友，金身不壞，不必說了。青城派的發揚光大，並不須甚人助力，更是出人意表呢。其實四九天劫，到時應劫的那一位，道行法力，並不在諸位道友以下，祇爲縱容門徒，造孽太重，終於誤在門人手上。那抵禦太陽真火之物，本分邪正兩派，別人都有，他具備的功力獨欠，致受了點傷，到了最後關頭，終爲魔襲。如非有人憐他修爲不易，幾於轉劫凡人，再去苦修七世，重入玄門，均所不能，說來也甚可憐。他所需之物，今日新收女弟子便有一人無心獲得，他卻不知，性又驕狂，不肯俯就。小弟因事關定數，未便公然明告相贈，祇索到時趕去，相機行事吧。」乙、淩二人，日常憂慮的便是這件事，大劫不特厲害，魔頭神妙，尤其不可思議。一任運用玄功，虔心推算，僅算出應劫時日而止，未來成敗休咎，全算不出。除了多備法寶和有道力的至交好友相助，一半再憑自己根行功力硬碰外，別無良策。一聽真人指名相告，預泄先機，知道無害，好生欣幸，本都良友，也就不再爭嘲。

這旁邊卻苦了一位藏靈子，自知門下良莠不齊，平日又愛護短，惟恐所說遭劫的人應在自己身上。偏生素來恃強好勝，有意拿話探詢，又恐乙、淩、白、朱等人譏笑嘲諷。祇得和妙一真人結納，以他爲人，到時決不至於袖手。終以事關成敗，微一失足，萬劫不復，心正憂疑，聽真人說，那抵禦太陽真火之物，新收女弟子便持得有，心中微喜。側顧殿外平臺之上，衆男女弟子已將儀仗豎好，樂器放置。除岳雯、諸葛警我、嚴人英、林寒、周淳、司徒平、施林、邱林等八人早入殿內隨侍外，餘人都在齊靈雲、霞兒姊妹二人指揮之下，正在安排筵宴，將從左元仙府、靈桂仙館運來的玉几玉墩，一一佈置陳設，已將完竣。忙又運用玄功慧眼，朝那面生年幼的女弟子身旁新賜的法寶囊中查看。這時，來賓中後輩也多齊集平臺之上，人數雖多，藏靈子十有八九不曾見過。但是開府

大典，衆男女弟子各按年紀長幼，祇有兩種裝束，每種俱是一色新着仙衣，又在做事，極易分辨。祇李英瓊、余英男是熟臉，到時先已見過，知是舊有外，祇雲紫綃和向芳淑年紀最輕。頭一個入眼的是雲紫綃，根骨之好自不必說，法寶囊中劍氣透出，並無異處，又看了幾下，俱覺不像。正留神查看間，瞥見在最後面閃過一個相貌奇醜、滿頭癩疤的胖女子，身後隨定一個美如天仙的少女，看神氣，似一同做完事，抽空去尋同道閒話。心中暗笑，一美一醜，相去天淵。正用慧眼查看，忽見醜女向鳩盤婆弟子金銀二姝招手，湊將過去。美的一個，隨由囊中取了一把大如豌豆的紫色晶珠出來，與二姝觀看。這二女正是癩姑和向芳淑。

芳淑因承極樂真人指教，本想在拜師時節將所得陰雷珠在人前現出，引逗那抵禦四九天劫的前輩諸仙得點好處。不料教祖遺命，在開府以前拜師傳道，失了炫露機會。芳淑靈慧，隨衆設置筵宴，正和癩姑一處，便向她請教，並說師長宴客，禮儀尊嚴，其勢不能無故現出，問她有何高見？癩姑道：「這有何難，這些位老前輩神目如電，殿又宏敞，一目瞭然，祇合他用，自會尋你。快把事情做完，你祇裝呆，聽我調度好了。」芳淑笑諾，趕快將應做的事做完。癩姑悄道：「我們未送人，先向行家打聽個行市，免得便宜了人。」說完，便拉了芳淑，遙對殿門走過。一邊招呼金銀二姝，令芳淑取出陰雷珠，問此寶有何妙用？二姝驚道：「此是黑青陰雷，厲害非常。除家師外，天下祇三人煉有此功力，俱非尋常人物。此寶一放便完，無堅不摧，專禦真火神雷，爲魔教中有名法寶。多大神通，也難在發出後收取。外人如在事前盜去，非但不能使用，寶主人心靈一動，立即爆炸，反爲所害。不怕二位見怪，就比二位姊姊道力還高的也禁不住。向姊姊由何處得來？」癩姑搶口答道：「乃是極樂真人賜給師妹的，已經重煉過了。」話剛說完，便聽殿內妙一夫人傳呼向芳淑。芳淑應聲趕入。夫人笑道：「後山佳果，俱已結實，你另約四五同門，速往採摘，以備少時宴客之用。」芳淑領命自去。

藏靈子一見，便認出那是陰雷，正合抵禦天劫之用。又聽妙一真人口氣，分明示意自行索取，否則早命門人取贈，必不如此說法。方想設詞出外，暗中跟去，淩渾已先起身說道：「後山洞庭枇杷、楊梅，芳腴雋永，遠勝荔枝，我生平最是喜愛。愚夫婦少時宴後，須送靈嶠諸仙一程，暫時無暇再來，意欲暫借一枝，帶回山去，主人肯否？」妙一夫人笑道：「焉有不肯之理。門人採取，恐違尊意，煩勞親往後山，選取如何？」淩渾說聲：「多謝！」便自起身走出，一晃追去。藏靈子知淩渾也認出此寶，借故往索，自己一持重，晚了一步。如若全被得去，淩花子爲人，雖可找他分潤，卻非輸口不可；就此趕去，又恐被人看破，向小輩要東西，有失尊嚴。

心正難過，忽聽赤杖仙童阮糾笑道：「佳會不常，美景難逢。此時外間天甫酉初，月還未上到中天。如以法力大放光明，使一輪明月映照碧波，未始不可，終嫌造景不如天然風景清妙。仙府新境初建，美景尚多，均未遊覽。此地有崇山峻嶺，茂林繁花，更有平湖清波，飛瀑鳴泉，虹橋臥波，瓊樓交峙。始若候到月上中天，略借法力，由凝碧崖前將皓月清輝引將下來，照徹全境，上下天光，豈不又是一番清趣？賢主嘉賓，良宵美景，稀有之盛。諸位道友，如無甚事，何妨稍留鶴駕，暫息雲車，索性多留半日，請主人將盛筵暫緩，先將全境遊遍，歸來正好月上，然後對月開樽，臨波賭酒，豈不倍增佳趣？」說完，謝山、葉縉、岳韞、乙休、朱梅、白谷逸諸仙首先讚妙，餘人也都附和。這時淩渾已滿面笑容走回。妙一真人笑道：「凝碧崖舊有十八景，今番改建之後，祇靈桂仙館一處新設。餘景除經仙師洞圖命名外，好些多未定名。本意諸位前輩道友來時，正值閉洞習法，未暇一一陪侍，諸多失禮，欲借杯酒，先申歉誠，略盡主禮。會後再陪同遊玩，分別賜以佳名。既承先施之惠，敢不應命。」說罷，立即傳知衆門下弟子，祇留下岳雯、鄭八姑、秦紫玲、齊靈雲男女四弟子在殿臺輪值，餘者無論主客，俱都同行。

妙一夫人說：「仙府左側一帶松徑澗谷，適纔衆仙同寧一子往植幽蘭，已經去過，祇左元仙府不曾走到。便請衆仙由殿對面長橋越過聖泉湖，繞靈翠峰出紅玉坊右橋，轉由右面一帶山巒中通行，到右元仙府少憩。再繞行到少元仙府後面，適纔種植花果的後山一帶賞花。再經後山繞行東面一帶山徑，經過右元仙府，繞到適纔衆仙植蘭的澗谷盡頭。由此通向中路的山徑折回，到中央太元仙府，順廣場正路，由中元仙府後門歸還原處。這樣差不多可把全境遊遍。」青囊仙子華瑤崧道：「我們人數太多，同在一起，他們小一輩的見師長在前，難免拘束，不能盡興。我想主人、各位道友、老前輩同做一路。衆高足難得聚首，最好由他們自結友伴，不限定人數道路，隨意遊行。願隨侍各人師長的聽便。諸位以爲如何？」藏靈子首先說好，衆仙也隨點頭。於是把長幼分作兩起。行時，藏靈子用本門心語，對熊血兒傳命。

血兒自來仙府，便隨侍師父，不曾離開一步，一個知好沒有，勢最孤單。知道峨眉門下這些女弟子都不好說話，身是異派，素不相識，冒昧湊近前，一個誤會，便遭無趣。

出殿以後，見長一輩的衆仙已由主人陪同，下了平臺，往長橋對崖走去，波光仙影，冠裳如雲。小一輩羣仙，也三三五五，命恃嘯侶，笑語如珠，各尋途徑，往四外散去。鬢影衣香，雲裳霞裙，個個仙風道骨，丰神絕世。加上眼前景物，百里香光，這幅仙山圖畫，便小李將軍、郭汾陽等古名畫家復生，也無處着筆。正在呆看，打不起主意，如何下手，忽見諸葛警我由長橋上走回。

諸葛警我和司徒平、林寒、莊易，還有三英中的嚴人英，俱極謹飭。雖奉師長之命隨意遊行，終恐師長萬一有甚使命，身側無人，傳聲相召固可立至，終不如隨侍在側的好，並且還可長點見識。五人退下來一商量，便跟上去。這時不知何故，諸葛警我忽然折回，碰到血兒，朝他點首笑道：「熊道友，爲何不去遊玩，沒有伴麼？」血兒猛想起來時正是此人接待，引入仙館。師父背後還說此人功力深醇，人又謹厚溫柔，不露圭角，異日必成正果。和自己雖然談未多時，卻極投機，有問必答，甚是誠懇。不似別的正派中新進門人，多半心存歧視，氣味不投。聞言立即乘機答道：「小弟與貴派同門俱是初見，無多交談，仙府路又不熟。本想追隨各位尊長，無奈先前已經稟告家師，自行遊玩。好在此地虹橋碧水，花光如海，氣象萬千，一樣可以領略，意欲在此暫憩，還沒想到如何雲遊哩。」諸葛敬我笑道：「道友嫌無伴侶，這個無妨。小弟本隨師長同行，中途想起有幾句話，忘向輪值諸同門交代。請在此小候，小弟交代完了，就來奉陪如何？」血兒暗喜，忙即謝了。

諸葛警我隨去殿內，和岳雯等說了幾句，便返了回來，問血兒，願往何處遊玩。血兒道：「適纔種植幽蘭之處，風景絕佳，那些蘭花都是異種，尤爲可愛。道友適纔有事，必還未去過，我們往那邊走如何？」諸葛警我知道那是往繡雲澗後仙廚去的路徑，衆仙行時，向芳淑等五女同門正採了些枇杷、楊梅、荔枝、李子、醉仙桃等佳果回來，癩姑迎上前去，告以遊山之訊，商議將果物送到仙廚，即由當地起始遊覽。血兒師徒剛巧走出，定被聽去。果然華仙姑料中，不禁暗笑：「我就陪你同往，看你遇上時，如何下手？」故作不知。恰好血兒心急，因芳淑已去了一會兒，大家都是步行，不能飛往，欲把腳步加快。諸葛警我偏成心慪他，假裝玩景，不住指點泉石，領略風光，隨地停留。血兒始而非常愁急，繼一想：「師父說遇上那穿藕荷色短衣，女童打扮，姓向的女子，可以便宜行事，但能明索或以寶物交換最好。看對方情勢，非特長一輩的高人甚多，便這些後輩新進，也都不弱，一個弄不好，既誤大事，還要丟人。明奪決不可爲，暗取也極艱難。素昧平生，如何開口和人商說？」又想起蕩妻施龍姑可恨：「她如不犯淫邪，前番不同一干妖人來犯峨眉，今日豈不正好同來？以她資質美貌，言談機智，和對方一拍便合，本身得上好些便宜，交上許多正經同道，還替師父也辦了事，這有多好！偏生天生淫賤，甘居下流。如不爲了師門恩重，忍辱含垢，早已殺卻。」方在尋思，氣苦發急，人已走到繡雲澗側。一眼瞥見向芳淑同了四個女伴，由仙廚前面，一路花花柳柳，說笑走來，徑由斜刺裏走過，轉向對面許多仙禽翔集的嶺腰上而去，恰與植蘭的澗谷相反。這時，祇朝諸葛警我一同恭恭敬敬叫了聲大師兄，正眼也未朝自己一看。如無諸葛警我同行，就不能上前答話，也可設法，暗中隱身尾隨，相機行事。這一來，反多了一個大阻礙，

正暗中叫不迭的苦。忽聽諸葛警我笑問道：「道友有甚心事麼？祇管出神作甚？」血兒生怕被他看破，暗忖：「他是峨眉大弟子，道行法力必高，要想揹他行事，決不可能。此人甚是長厚，莫若捨個臉實言相告，也許能代自己手到要來，不向別人傳揚。」便向諸葛警我苦笑道：「明人面前不便說謊。小弟現有一事奉求相助，不知可否？」諸葛警我笑道：「你我兩輩同道之交，有話祇管明言，但可爲力，決無推辭。」血兒看他意誠，喜道：「道友真個至誠君子。實不相瞞，小弟將來有一大劫難，非得魔教中陰雷不能解救。這類人物，家師雖認得兩個：一是所煉陰雷，威力不足；另一個本惡人，近來忽要改行向善，閉門多年，不肯見人，所煉陰雷雖多，卻一枚也不捨送人。家師又不喜無故求人，時時爲此愁急。適見貴派一女同門，得有此寶不少，意欲求取三粒，由小弟贈她一件寶物，以當投桃之報。祇爲素昧平生，不便上前。正在殿臺爲難，恰值道友盛意約遊，早欲奉託，羞於啓齒。適見那位向道友便有此寶。現時仙府內覬覦此寶的尚還有人。此寶貴派並無用處，而小弟卻是關係他年成敗，惟恐他人捷足先登，好生憂慮。今承垂問，如蒙鼎力相助，請向道友轉讓，感德非淺。」隨由囊中取了兩粒大如龍眼，光芒奪目的寶珠出來。正要遞過往下說時，諸葛警我早受了青囊仙子華瑤崧指教而來，本意祇防藏靈子不好意思明說，暗令門人相機求取，而血兒性急如火，向芳淑又看他不起，萬一情急下手，明奪暗盜，把本來兩各有益的一件好事無心鑄錯，生出嫌怨，豈不更糟？聞言本想點破，繼見血兒滿臉慚惶之狀，想起他師徒學道多年，能有今日，也非容易。既要求人，自身理應向主人明說，偏要好高，顧全教祖身份，卻令門人鬼祟行事。一個鬧穿，丟人豈不更大？血兒身世處境最爲可憐，已經有心成人之美，何必揭穿，使他難堪？便不去說破，接口笑道：「向師妹年幼，稚氣未脫，不知由何處得來此物，本無用處，奉贈道友就急，再好沒有。既是同道，又非世俗交遊，講甚報酬？小弟也決不令她告人。寶珠請即收起，再提投贈便俗。請稍等候，小弟必爲道友取來便了。」

血兒總以爲雙方道路不同，雖不似別的異派，如同冰炭，不能兩立，終不免貌合神離，就肯應諾，也還有些拿捏。沒想到如此順利，並還守口，不以告人，真是感激萬分。由此連藏靈子也對峨眉派有了極好情感，遇上事便出死力相助。對諸葛警我、向芳淑二人，尤爲盡力，雙方遂成至交，互相助益不提。

血兒還在極口稱謝，諸葛警我已匆匆飛去，不一會兒，便持了五粒豌豆大小、晶瑩碧綠的陰雷珠飛回，說道：「向師妹此物，得有頗多。說是九烈神君所煉，恐三粒萬一不夠應用，又多贈了兩粒。」血兒一聽是九烈神君之物，越發驚喜交集，暗忖：「峨眉這些門下，真是奇怪，入門想都不久，連得道多年的人，本領俱無他們大。九烈陰雷，不亞軒轅老怪所煉陰煞之寶，威力極大，尤能與他心靈相通，外人拿在手上，他心念一動，

立化劫灰，炸成粉碎。再說也無法到手。此女小小年紀，根骨固好，並看不出有何過人之處，竟能收下許多，怎不令人佩服？本門教祖不禁婚嫁，似這裏許多天仙化人，自己竟無福遇合，卻娶了施龍姑這個淫婦，真乃終身大恨。」諸葛警我見他口不住稱謝，面上神情似喜似怒，笑問：「道友還有甚心事麼？」血兒忙答道：「心願已了，還有甚事？祇道友與向道友大德，無以爲報。又想貴派門下，怎有這麼多異人？無論各派中人，俱都望塵莫及哩。」

說時，正要轉向東北去看幽蘭，忽見崑崙門下小仙童虞孝、鐵鼓吏狄鳴岐面帶愁容，由後走來。諸葛警我先在殿內看過師祖玉匣中的名單，知道二人不久也是本門中人，便轉身迎問：「二位道友，意欲何往？如若無事，何妨結伴同遊？」血兒也隨聲附和。二人原認得熊血兒，暗忖：「他乃藏靈子傳衣鉢的愛徒，素來忠心於乃師，不與外人交往。怎會背了師父，獨個兒和峨眉門下大弟子在此無人之處密談？並還面有喜色，雙方神情也甚親密，直似多年知交，決非初見，與他平日爲人，大是不類。看起來，峨眉派真易使人歸向，連他這樣人也受了引誘。」反正閒遊，便想探個虛實。互相看了一眼，一同點首應諾，並在一起，往前走去。一會兒走完松徑蘭谷，越過澗上游的危崖，又經過了好幾處仙景，便到右元仙府。三人都未到過，先以爲五府同開，右元仙府必也一樣富麗輝煌，氣象萬千，左近景物尚且如此清麗靈奇，何況本洞。哪知到後一看，大出意料。原來那左元仙府附近景物，盡管優美繁多，正洞祇是一座百十丈高的孤峰危壁，洞在峰腰，約有方丈大小，看去陰森森的。全峰筆立如削，由上到下闢有一二百個大小洞穴。最大的洞穴，高不過五尺，寬僅二尺，約有二丈來深，至多可以容得一人在內趺坐。小的大人直容不下，也祇二三歲幼童，可以勉強容納。有的淺不過尺，坐處並還向外傾斜，形勢不一，各有難處。環峰四外，俱是松杉之類古木，大都一抱以上，參天蔽日，襯得景物越發陰晦。繞向峰後一看，正對前洞，還有一個後洞，洞門上橫刻着「心門意戶」四個朱書古篆和些符偈。

三人見了，很覺奇怪，料知左元洞內必有玄妙設施，想到洞中探看。小仙童虞孝剛開口一笑，諸葛警我笑道：「此是本府左元洞十三限入口，平日爲衆弟子修煉入定之所。以後除奉掌教師尊特命外，衆同門自問修煉到了年限火候，必須先由這心門意戶通行，越過內中十三道大限，經由前洞口飛出，然後去至中元殿內稟進師尊，始得下山修積。從此往來自如，並可在外另闢洞府，任意修爲。便是回山，也另有景物享受和無不優美的清修之所，無庸再來此洞受苦了。如若修煉未到功候，或是自信不過，休說遊行自在，便連本府偌大一片仙景，也休想能夠遊涉。祇可在少元洞內煉到能夠服氣辟穀，或是師恩准其速成，賜了辟穀靈丹，然後仍須常年在這峰壁小洞穴中潛修。除卻每日有一定時，

可以隨意在峰側一帶和峰左青溪坪、古輝閣兩處，與衆同門互相比劍觀摩外，餘者都好比千仞宮牆，人天界隔，可望而不可即，不能擅越雷池一步了。至於各位師尊，也祇偶然來此指點傳授，此外難得見面。本派同門新進者多，頗有幾個修道年限功候全都不到，便自告奮勇，下山歷練，使內功外行同時並進的也可稟明師長，甘冒奇險，徑由左元十三限，或是右元洞內火宅嚴關，硬衝出去。這十幾位同門師兄弟，大都仙緣福澤至厚，根行堅固，又都持有兩件極靈異的法寶飛劍，憑着以身殉道的勇氣，方始僥倖成功。右元火宅關口祇有一道，看似沒有左元十三限繁難，但兇險更大。這兩處地方，到時一個把握不住，輕則走火入魔，像以前百禽道長、鄭八姑等一樣，不能行動，須要多年虔修，受盡苦楚，培養心頭活火，凝鍊元神，重生肌骨，復了原體之後，二次重度難關。稍一不慎，仍是重蹈前轍。轉不如循序漸進，現時雖然艱苦，年久水到渠成。那重的，不是五官四肢殘廢一兩處，永難恢復，便是壽命轉劫，甚或形神全消，都在意中。雖然師恩深厚，暗中必有極大法力護持，喪生滅神尚不至於，便是走火入魔，也非人所能堪了。這裏你們祇看到孤峰陋洞，還不怎樣，那由少元洞轉來峰上洞穴中修煉的，中間尚須繞行左元洞許多險境，纔能到此呢。」

鐵鼓吏狄鳴岐問：「在火宅、十三限之外，還有何險？」諸葛警我道：「左元洞位於地底，上面凡是危峰峭壁，鳥道羊腸，遍佈蛇獸水火等各色各樣的危機險境。入口之處，名爲小人天界，所歷景物甚多。人行其中，祇要心志不純，立時地棘天荊，寸步難行。可以使經歷的人，在那暗無天日、地獄一般的危境中，逃竄上三五個月走不出來。必須憑着定力靈慧，纔可從容脫出。這是將來連闖十三限的初基，雖無這裏兇險，早晚終可脫出，但那定力不堅的人走了進去，稍微疏忽，那苦難也夠受了。現今這兩處仙法尚未發動，左元洞那些危峰峭壁，鳥道羊腸，俱是實境，尚可一觀。此洞雖設有十三層難關大限，全洞長大不過十餘丈，此時內中空空，有甚意思？」熊血兒暗忖：「以前常覺旁門災難太多，尤其天劫厲害，正宗玄門得天獨厚。今到峨眉赴會，見這些末學新進，爲日不久，竟有好深功力，令人妒羨。哪知他們也還有這麼多難處，無一容易得來。人家先難後易，早把根基打好，不畏魔擾，所以天劫也不去尋他了。」方想如何到這兩處洞中見識，盡管仙法不曾發動，也可增長閱歷。虞孝和鐵鼓吏狄鳴岐已向諸葛警我商請，引入洞中見識。正要從旁隨聲附和，諸葛警我已笑對二人道：「二位道兄，此時還不是進洞的時候。再者兩洞均非延賓之地，洞口已經封禁，來客祇在附近遊玩，無進洞者。既是二位道兄必欲先往一觀，我略微擔點責任，連熊道友一起同往好了。」虞、狄二人聽他語氣稱謂，好似含有深意，心中一動。諸葛警我已引三人轉到前峰，說聲：「請稍等待。」連忙飛身直上。

三人見他搶先引導，料知洞中必有一些現在外面的機密佈置，不欲外人看見。裝作不解，不等招呼，跟着飛上。到了洞中一看，由前洞口直望後洞口，空無一物。就這慢得一步的工夫，諸葛警我已不見蹤跡。洞與外觀孤峰一般大小，比起兩邊洞門卻高得多，地也凹下，洞壁彷彿甚薄，看去不似石土凝成。用手微叩，淵淵作金鐵聲。心想：「後洞門外，壁有符籙，諸葛警我也許故弄狡猾，由此穿出。」心中尋思，同往後洞門走去。剛往前走不到兩丈，三人相繼回顧洞中，祇剩了自己一個，同行二人不知何往，喚也不應，心中一驚，方覺奇怪。再看前後洞門，俱已隱去，神志也似有點迷糊，思潮全集。熊血兒道力較高，覺出情形不妙，知是自己不聽招呼，冒失所致。自身是客，再如恃強亂闖，觸動洞中禁制，失陷在此，師門面子難看。趕緊寧靜心神，高呼：「諸葛道友何往？請即現身。」腳便停住，不再前進。這一來，果然好些，雖仍進退兩難，尚未現出別的幻象。鐵鼓吏狄鳴岐人較平和，發覺身側二人忽然失蹤，現出上述景象，情知落在對方禁制之內，事前原囑少待，不能怪來人賣弄神通爲難。心想：「此洞既是峨眉門下弟子成敗關頭，定必玄妙莫測，憑自己這點法力，萬衝不出。既是來客，主人不能坐看出醜，久置不問。」於是也不再前進，強攝心神，停在當地，靜候主人解救，和熊血兒一樣，也未見甚異處。

惟獨小仙童虞孝，生性好勝。前在白陽山妖屍墓穴受挫之後，因恨嵩山二老，兼及峨眉，心中先存敵意。見狀認作諸葛警我故弄玄虛，心中大怒，暗忖：「此洞共祇三數十丈方圓，洞壁甚薄，眼前無非幻景，估量方向不曾走錯，何不給他一個硬衝。衝出固好，即使破壁飛出，主人自己不在此接待，有意賣弄傢俬，隱在一旁，發動埋伏欺人，先失禮貌，也難怪我，怕他何來？」心雖這麼想，畢竟久聞峨眉威名，終是有點內怯。爲防萬一，特意放出飛劍，護住全身，並將身畔法寶取出備用，駕起遁光，朝前急駛。滿擬飛行迅速，這數十丈之隔，眨眼即至，否則便該埋伏發動，有了阻擋。哪知飛行了一陣，別無迹兆，不特前後洞口和兩同伴不見，而且四顧空空，上不見天，下不見地，身在其中，加緊飛駛，渺無涯際。又急又恨之下，一發狠，便將師傳至寶風雷鏨取將出來，欲將洞壁震破。平日此寶一發，便是一道火光，挾着風雷之聲飛出，無堅不摧，聲勢甚是猛烈。及至這時揚手飛出，僅止一溜火光，朝前飛去，略閃即隱，聲影皆無。知道不好，趕緊收寶，已收不回，心中一驚。猛覺身落實地，定睛一看，護身飛劍也沒了蹤跡。當時天旋地轉，神志漸昏，似要暈倒。正驚急害怕間，猛覺眼前一花，金霞亂閃，照眼生輝，突現出十餘個朱書古篆，大約徑丈，都是光華四射，飄忽如電，一個接一個，連是甚字也未認清，一閃即滅，字盡光消。諸葛警我忽在前面現身，前面洞口也自現出，回了原狀。再看熊血兒和狄鳴岐，也在身側站定，和適纔同行情形一樣。回顧前洞，就在身後，直似做了一場幻夢，根本不曾前進。飛劍法寶已失，心中愁急。暗察熊、狄二人，

神情卻似泰然，若無其事。不禁驚疑愁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忽聽諸葛警我說道：「虞道友，法寶飛劍怎不收起，放在地上作甚？」虞孝趕緊隨手指處一看，果然一寶一劍，俱似未用時原形，遺放在身側地上，忙即收起，羞了個面紅過耳。忍不住向狄鳴岐問道：「適纔狄師兄可曾見我麼？」熊血兒見他惶愧情景，猜知就裏，笑道：「我們自己性急，不聽諸葛道友的招呼，冒失先上。如非主人手下留情，正不知如何獻醜呢！」諸葛警我忙道：「道友想錯了。小弟因此洞禁制雖未全設，規模已是初具。自身法力淺薄，惟恐忤犯嘉客，僥倖事前隨侍家師，得蒙指點祕奧，意欲先將禁法止住，再請入觀。哪知三位道友心急先上，埋伏一經觸動，收起來便稍費事，爲此略微耽延，也祇盞茶工夫。掌教師尊所設禁制，尚無十分之一，入伏人祇要心略定，不再作前行敵視之想，立可無事。小弟雖然無狀，焉有忤犯尊客之理？」三人自覺被困時久，少說也有半日，一聽祇有盞茶工夫，又聽所設禁法不足十一，已有如此神妙，如果全設，威力可想。好生敬佩，各自拿話探詢此中玄妙。諸葛警我祇答此與佛門中殊途同歸，一切景象身受，皆由心念引發，祇要明心見性，神智澄明，不爲七情六慾所擾，便可通行無阻。自己不過適逢機會，隨侍在側，略窺皮毛。如待全設，自知薄質淺學，本身尚難通行，如何告人？三人料他不肯詳說，祇得罷了。隨同走遍全洞，仍是空無迹象可尋。適見霞光古篆，竟查不出一絲迹兆，不知何來，不知何去，如此厲害，端的神妙無窮，令人莫測。無可流連，祇得退了下來。虞孝對於峨眉，先是又嫉又畏，經此一來，更知萬不如人，由不得生了敬服之意。狄鳴岐更是早已心服口服，都祇爲師門恩厚，不肯嚮往外人，捨舊投新罷了。

四人下來之後，正商議往右元洞去，觀賞景物，並窺火宅妙用。忽見朱鸞面容悲忿，同了癩姑、向芳淑、申若蘭並肩密語，由側走過，四人也不做理會。跟着路上又遇見東海鮫人島散仙巫啓明的門人神風使者項紀，他和熊血兒原是熟人。見了血兒，喚至一旁，問可知道前行三美一醜四女來歷姓名與否。血兒答道：「內有三個，俱是主人門下，難道你看不出服飾？問她們作甚？」項紀不知血兒現時已和乃師一樣，與峨眉成了一氣，便答：「峨眉三人我知道，祇問那穿杏黃雲肩的一個，還有那外來的一個。」血兒心性剛直，有德必報。知他師徒雖然得道多年，仍是旁門故態，這次來做不速之客，就許受了許飛娘等人慫恿，未必安甚好心，適纔未曾出手，定是自覺無力，知難而退。這時打聽二女，不知又想出甚花樣？想起向芳淑贈陰雷珠恩惠，便向他道：「這兩個，一名向芳淑；一個似是金鐘島主門下，不知姓名。你尾隨她們何意？」項紀答道：「這是她們自己不好，鬼鬼祟祟。四個賤人，隨在師父身後窺探，一同指着師父咒罵，好似有仇神氣。當時師父正離了主人，和幾位同道閒立談說，她們以爲隔遠，可以任性咒罵。不知

師父早已留心，故意離開主人，便爲暗查她們動靜。剛聽出一點，便被醜女覺察，一同走開。師父疑心內有仇人之女，命我來探。正要隱身追近，便遇見你。我因那金鐘島來的一個和穿杏黃雲肩的長得最美，故此朝你打聽。你往日不也恨她們？何不助我一臂，日後得便，弄她一個快活，豈不是好？」血兒知他素來冒失，乃師法力也確實不弱，惟恐向芳淑喫虧，便先告誡道：「這幾個少女雖是年輕，一個也不好惹，莫要自尋無趣。」項紀哪知血兒心意，笑答：「誰還不知此時身在虎穴，祇不過先探一點虛實，到底誰是師父仇人，等離開這裏再作打算。你這樣膽小作甚？」說罷自去。

諸葛警我同了虞、狄二人在前緩行相俟，早看出項紀說話神色不正。血兒說完，追上三人，並不隱瞞，照實一說。諸葛警我知道向芳淑乃金姥姥羅紫煙的晚親至戚，幼無父母，懷抱之中便被度上衡山白雀洞去撫養。因她靈慧異常，最得師尊歡喜，欲使深造，不令外出。本人又知勤奮用功，毫不務外，不像何玫、崔綺兩師姊時常離山他出。直到近日，因奉師命，要轉投峨眉門下；欲立功自見，方始下山修積，在外行道。爲日無多，決不會與海外奇門之士結怨。真有大仇在身，乃師金姥姥先就出頭，何至謀及外人？癩姑雖是後輩，一則自身法力頗高，乃師屠龍師太生性疾惡，又最護犢，巫啓明如若有仇，也早不俟今日。申若蘭前在紅花姥姥門下，向不和外人來往。自投本門，從未離羣獨行，人又和善，更無仇怨相結。內中祇有朱鸞較似，但是她居金鐘島，偏在南極，鮫人島在東海盡頭，雖然同是海外，兩下相去，比起中土還要遙遠。乃師又向不與同道往還，正邪各派中人，連知道她姓名行藏的人，都無幾個。再看朱鸞來時神情口氣，分明拜師以來，初次離島他出。乃師與師門至交，謝山、楊瑾俱住在此，如是仇敵，怎會不去稟告，卻在背地約了新交的幾個同道姊妹，去招惹這樣強敵？

諸葛警我正感奇怪，忽聽矮叟朱梅在耳旁說道：「朱鸞與妖道巫啓明有不共戴天之仇。祇因我和楊道友商談，被那小癩尼聽去，一時好事，不等我們囑咐朱鸞，暗中先去告知；同時自告奮勇，引了朱鸞、向芳淑、申若蘭，想認準妖道師徒面貌，爲日後相助朱鸞，合力報仇之計。不料行蹤不祕，反喫識破。妖道真是膽大，竟敢暗叫妖徒尾隨下來，用他那面攝心鏡，先將四女真形攝去。以爲這樣做法，當時四女毫不覺察。他回島以後，祇須探明四女一離本山，便可對鏡行使妖法，將神形一齊攝去。卻不知在令師和我們這些人眼底，因他先還安分，遠來是客，任其列席，自是格外寬厚，如何能容妖道猖狂作祟？因此改了初計，意欲等他師徒一離本山，便給他們一個厲害。我便暗跟下來，掩在四女身前，妖徒祇攝去了四個幻影，真形並未攝去。我料朱鸞該報親仇，妖道以前積惡，近雖輕易不施故伎，假充好人，已難掩蓋，氣數將盡。但他煉就三尸化身之法，又擅靈光遁法，人更機警，稍覺不妙，便要遁走。再去尋他，便要費事。朱鸞必須手刃親仇，

本身法力卻非其敵。我們日後忙碌，又無餘暇空閒。如要除他，斬卻三尸化身，祇用紅欲袋，以毒攻心，較爲省事。血兒和妖徒相識，並無深交，卻極感向芳淑贈他師父陰雷之德。我已囑咐四女，乘着會後，兩輩主人同出送客，可以各按私交隨意遠近。這半日之暇，先去姑婆嶺埋伏相候，由朱鸞當先明報父仇，三女在旁相助。妖道必被激怒，意欲就勢攝走。你到時借送血兒爲名，同往姑婆嶺，作爲無心相遇。他見向芳淑有難，必要上前勸解，妖道必恃強不聽。等到雙方破臉，血兒勢成騎虎，不能與妖道並立，我和楊、葉二道友也相繼出現。那時不僅妖道，就連今日心蓄詭謀，臨場膽怯，假做來客，不敢動手的一些妖孽，均可一網打盡，免得日後又去爲害世人了。」說罷寂然。

血兒等三人不知有人用千里傳聲，向諸葛警我耳邊說了這一大套。見他從容緩步，一言不發，笑問：「道友有甚心事？」諸葛警我乘機試探血兒道：「向芳淑師妹性情和善，根基甚厚，最得師長鍾愛。祇因年少好強，容易樹敵。適纔見她眉間煞氣，頗有晦色，日內必有災厄。那項紀之師巫啓明十分厲害，以前積惡如山，近數十年雖聞業已改悔，仍免不了故態復萌，既與爲仇，實是可慮。道友與他師徒可交厚麼？」血兒道：「項紀爲人，心粗性暴，祇仗師傳法寶，自身法力不高。前在東海採藥，偶游鮫人島，是他無故恃強欺人，打將起來。適值他師父不在，他敵我不過，逃往宮內，妄用乃師所煉鎮山之寶，被我用玄功變化，強奪了去。因奉師命，不許在外傷人樹敵，原是逼而成敵，沒想傷他，見已力絀技窮，本欲帶了寶物走去。這廝也真臉老，看出我無甚惡意，知道至寶已失，師父厲害，回山便是死數，竟向我求饒，說了許多好話。因已服低，未與計較，便將法寶還他，由此相識。他島上種了不少靈芝，以後又去過一次，承他款待甚殷，我卻看他不起。乃師也祇聞名，未曾見過。後來家師聞說此事，不令與他師徒親近，便沒再去。可是他每一見我，必要周旋。我不願使人難堪，虛相酬對，實則無甚深交。他偏當是打出的交情，幾次要引我見他師父，我均婉拒。適纔他奉師命，在仙府長老羣仙之前鬧鬼，何等機密醜事，竟會當着道友，將我喚向一旁，吐露真情。心粗淺陋，可想而知。聽說乃師祇是法力高強，心性也和他差不多少，真可謂難師難徒了。至於向道友與他師父結仇一層，他師徒雖是一向冒失，但貴派各位前輩仙師，道妙通玄，決不容他猖狂，何必多慮？少時得便，我再向這廝探詢真情，究爲何事結仇，意欲何爲？就此警告他幾句，能夠無事最好，如真生心害人，與向道友尋仇，小弟雖然道力淺薄，獨對他師徒，卻有制他之策。或是先期預防，或是探明時地，到時往援，定當略效綿力，以報適纔贈珠之德便了。」諸葛警我見他豪爽熱誠，甚是欣慰，隨口謝了。

且談且行，沿途又見了好些美景。遙望長老羣仙同了衆仙賓，正由靈嶠仙館一帶全仙府景最清麗之區遊賞，不便迎去。便由中段改道，繞行捷徑，經由前元仙府之後，去至右

元仙府。諸葛警我爲想暗中點化虞、狄二人，特地引向右元仙府前面，新入門弟子必須通行的入口之處走進，以便周曆全景。那入口是一條極深險的峽谷，上有「小人天界」四字題額。四人正往裏走，血兒忽接乃師藏靈子傳音相喚，命即前往靈桂仙館相見。血兒料是師父見已久未覆命，關心向芳淑的陰雷珠不知到手沒有，喚往相詢，便向三人告辭說：「家師傳音相喚，不知何事，不暇奉陪。」說罷自去。虞、狄二人初進谷口時，見谷徑狹小，全崖祇有數十丈高下，危壁之上滿布羊腸窄徑。內中景物，分別看去雖似奇險，彷彿和人家園林中盆景假山一樣，層巒疊障，幽谷危崖，名色雖多，但無一樣不是具體而微，不切實用。心中暗笑：「這類佈置，盡管鬼斧神工，窮極工巧，曲折盤旋，形勢生動，無如地勢不廣，共祇數里方圓，不過比人工佈置的假山大些，還不如一座小山。景又大繁，幾步便換。最高最險之處，高遠相隔不過三丈。休說道術之士，便尋常稍習武藝輕功的人，都可隨意攀援上下。來時曾見一個僬僥小人，如說爲他們而設，還差不多。偏說得那等難法，並還是無論何人，入門均非經此不可。即便暗藏五行生剋，如八陣圖般佈置，可使身入其中的人視蹄涔爲滄海，培　爲山嶽，那也祇能混凡人耳目。以峨眉今日的勢派，那道行法力俱有根底，聞風向往，自行投到的人，以後想必不在少數，這點障眼法兒，決瞞不過。明明可以隨意通行，卻仍要使其由此經歷，豈非兒戲？真要藏有法術禁制，那從未學道，祇根骨特厚，初次入門，連武功都未練過，又萬過不去。既有火宅嚴關和左元十三限爲出山行道的試金石，何須畫蛇添足，多此一舉？」二人心思差不多，而虞孝輕視譏笑之念最甚。

正各尋思，諸葛警我見二人自入小人天界，一路觀望，互遞眼色，口角帶笑，知有輕視之意。故意笑道：「家師曾說火宅十三限，爲有法力道力門人而設，尚不爲難。獨這小人天界，因爲來人初次入門，功力不濟，甚或是個連武功都沒有的文弱幼童，所以不問他本身功力，祇要是根骨深厚的有緣之士，便可通行；否則，任是多大神通，也通不過。即或有了福緣，應是本門弟子，而心意不堅；或是上來看得太容易，不甚誠信者，雖然末了省悟，仍可脫出，所受苦難卻多。故此頗費一番心力呢。」虞孝暗忖：「如說峨眉各長老法力，照近來所聞所見，確是高出別派之上。便門下弟子，也無一庸流。至於這小人天界之設，分明想使新進門人加增本門信仰，使不會法術的人容易通過。等那道術之士通過，卻在暗中行法作梗，以示神奇。反正可以推說我二人是外客，不便請試；或是推說師長所設，未到用時，故可通行無阻。我偏給你點破，看你如何說法？」遂故意問道：「少時客去，新進門人便須由此通行。聽道友口氣，令仙師既費心力，想已設備齊全了？」諸葛警我道：「那個自然。」虞孝又道：「怎我等也能附驥遊行，其中並無阻滯？除卻崖谷幽奇，景物險阻，有似人家假山盆景，想見昨晚陶冶丘壑，匠心神工，法力無邊外，並未覺出如何艱難。莫非因有道友引導，方故而不顯？或是外人不堪造就，

因而任其通行麼？」諸葛警我暗笑：「我如不叫你嚐嚐滋味，你也不知本門威力。」便笑答道：「這裏新入門的通行難易，視各人心志定力如何。至於外人，更是休想妄入一步呢。這裏地勢雖小，一切佈置有類人家園林或假山盆景，內中實具無限妙用。如換別位師弟，也不敢引客人遊。祇爲小弟不才，入門年久，昨奉師命，吞爲門人之長，而這小人天界，便歸小弟掌管，頗知內中門徑。而二位道友此時以外客來遊，入門便走的是應行之路，雖不免沿着兩崖上下的鳥道羊腸，峰崖幽谷，攀援繞越，多費一點跋涉升降，卻和尋常遊覽一樣，毫無異狀。生人到此，如若心志堅純，具大定力智慧，也可履險如夷，從容通過。如無人引，或是中道自行退出，誤入歧途，立即被困在內，非到末了省悟，恐難脫出呢。」

虞孝心終不信，便向狄鳴岐道：「此間如此精微神妙，反正地方不大，時間尚早，我和師兄何不勉爲其難，試看配入峨眉門牆否，以博諸葛道友一笑呢？」狄鳴岐聽諸葛警我口氣，也誤作八陣圖之類。這類五行生剋、九宮八卦禁制之術，原是崑崙派專長。祇爲近日聞見經歷，深知對方法力無邊，神妙莫測，向雖不甚信服，猶存戒心，不敢輕舉妄動。但因虞孝生死至交，知他性強，說了必做，自己不聽，便要獨行，攔勸無用。心想：「對方是主，爲人又好，決不至於使客過於難堪。一人勢孤，二人合力，到底好些。」爲留少時地步，笑答道：「乘此千載一時，增長見識，自是佳事。但我二人法力淺薄，如真失陷陣內，無法脫出，還在其次；如因時久，誤了盛會，豈不可惜？到時還望諸葛道友格外留情呢。」諸葛警我聽他先打招呼，便答道：「話須言明在先，此間陣法乃家師所設，小弟祇奉命掌管引人入內，略加告誡，一切妙用早經設定，到時祇把門戶開放，任其通行，並不中途行法變幻顛倒，向來不作梗，一切聽之。人陷在內，除卻家師看他不堪造就，親來送他出門，也無法去援引相助，全仗本人心志定力如何。二位道友到時，必能通過，決不致錯過夜間盛會，卻可斷言。小弟現由應行之路繞出去，至那邊出口相候。此外何途，皆可通行，祇是不易而已。二位道友，能記準小弟所行途徑，也可就此走出，難易全在自己。說起玄妙，實則又無甚奇異呢。」虞孝早已不耐，答說：「既是皆可通行，道友請便，弟等勉爲其難好了。」

諸葛警我微笑，道聲：「前途相候。」往前飛馳不過四五丈，忽又飛昇危崖上面的羊腸小道，折轉回來，再往前進。似這樣忽上忽下，忽進忽退，祇見遁光飛馳，往復盤旋於危峰峭壁，鳥道懸崖之間，宛如孤星跳擲，晃眼不見。狄鳴岐比較謹慎仔細，先頗留意觀看，想作萬一打算。因被虞孝一攔，不令詳看示怯，且對方飛馳既速，所經上下途徑又是錯綜反復，曲折交岔，宛如蛛網，稍失一瞬，便難認出，記也委實艱難，總想主人不會使客過於難堪，祇得罷了。虞孝雖不令狄鳴岐記認對方所行途徑，卻極留意對方有

無動作。嗣見諸葛警我一晃飛出，並無行法之迹。行前又曾說，設施早定，來人有無法力，一樣身經，決不在中途行法，向人作梗。越認定是八陣圖之類。二人商量，偏不照對方所行途徑，因爲負氣，要由谷中通行。初上來並未過於驕敵，先把五行生剋，八卦方位，生門死戶，一一辨明。自覺觀察所得，與所料不差，對方所設，無不與己所學符合。然後並肩前行，始而貼着地皮，上下低飛了一陣。漸覺兩邊危崖高聳參天，一切景物均長了不知多少倍，迴與入谷時形似假山，具體而微，大不相同。心方一動，忽然悲風四起，蛇蝎載途，猛禽惡獸，怒吼馳逐，俱都兇睛閃閃，紅光焰焰，磨牙吮舌，似要攫人而噬。谷中本就陰氣森森，天光早看不見，這一來，更襯得景物越發淒厲。先還自恃法力，以爲此類蛇獸乃主人所設，不好意思殺它們，已是留情，未足爲害。又飛行了一陣，見前途茫茫，山重水複，直似置身大山之中。

狄鳴岐首先警覺情形不妙，喚住虞孝，說總共沒多遠的路，怎會飛行了半日仍未走完？而山高卻增加無數倍，莫非真個中了道兒？哪知不提醒還好，這一提醒，虞孝立時發急，略微計議，便同往空飛起。又往上飛了好一陣，那兩邊危崖，也沒見繼長增高，祇是一任向上高飛，老過不去，二人在急了一身冷汗，終究飛不過去，祇得降下。重又細查門戶方位，另覓生門出路。不知怎的，這一落地，等到二次上路，法術竟全失去效用。二人也忘了御劍飛行，祇見山嶺重重，道路崎嶇，不是危峰峭壁，便是懸崖絕澗，再不就是森林插天，荊棘滿地。瞻前顧後，無可通行。就有途徑，也是鳥道羊腸，橫空孤寄，背倚危巇，下臨無地，加以毒蟒當前，惡獸在後，步步皆成奇險，由不得使人眩目驚心，驚悸失次。似這樣辛苦跋涉，上下攀援，約計過了兩三天，連經過好些難關，中間有十幾次極兇險的，都是性命呼吸，死生繫於一髮。二人合力抵禦，費盡心力，纔得僅免於死，人已累得精疲力竭，遍體創傷。因神志早昏，竟不知此來何事，怎會到這暗無天日的險惡之地？祇是一味前行，尋覓出山之路。直到最後，由一處奇險之地，勉強掙扎逃出，一同委頓在地。這地方是亂山頂上，一片突出的危崖，下面是無底深淵，來路是蛇獸成羣。本是毒口餘生，逃到當地，前進偏是無路，加以飢渴交加，滴水難求，而身後蛇影虎吼，又越逼越近。二人自忖必死，不禁抱頭痛哭起來。哭了一陣，心想與其死於蛇虎爪牙，還不如墜崖一死，保得全屍。正嗚咽計議間，狄鳴岐忽然悔恨道：「我兄弟二人，怎會死在這等所在？」話剛出口，漸漸想起以前投師學道之事，忙把心神強自安定，追憶過去。虞孝見對面不遠，已有兩條成圍毒蟒，遍體紋繡，鱗光閃閃，張開血盆大口，吐着火一般的信子，往崖上游來。虞孝見狄鳴岐還在沉吟，當他怕死，心意未決，便拉他道：「生有處，死有地，我二人今已到了絕路，再不滾將下去自盡，莫非臨死還要受這毒蛇咀嚼之慘麼？」狄鳴岐自從心念一動，神志漸復，忙搖手道：「死在蛇口也是定數。此事奇怪，先不要忙死，等我仔細想想，我二人爲了何事到此？以前也曾學道

練劍，怎適纔連祇老虎都鬥不過？」虞孝聞言，也漸明白過來，急切間仍未想起怎麼來的。還是狄鳴岐發覺較早，想起自己原是道術之士，不應如此。反正寸步難移，一切命定，便把生死置之度外，索性閉了二目，澄神定慮，追溯本原，苦思了一陣。居然想到隨師峨眉赴會之事，當時警覺，把前事一起想到，猛然大悟，絕處逢生，精神爲之一振。剛剛睜眼大叫：「此乃凝碧仙府，小人天界幻境。我們自己狂妄無知，受此活罪，還不省悟服低，早些脫困出去。」話未說完，那兩條毒蛇本在危崖來路邊際，盤旋欲上，倏地雙雙身子一躬一伸，長虹飛射般一前一後對面衝來。二人生死至交，連日遇到兇險，都是合力同心，各重義氣，相扶相依，爭先銳身急難。這時虞孝也正想到開府觀禮之事，還沒想到恃強輕敵，妄欲通行小人天界一節，聞言心方警悟，二毒蟒已衝到身前。二人同坐地上，雖想到身有飛劍，可以抵禦，卻忘了四肢疲乏不堪。二蛇來勢迅速若電，狄鳴岐見前蛇直撲虞孝，又驚又怒，大喝一聲：「孽畜！」左手把虞孝一拉，待要縱起飛劍出去，猛覺彩光耀眼，奇腥撲鼻，身子綿軟，竟縱不起來。一時驚遽情急之下，又忘了身後絕壑和鬆去左手，慌不迭就地一滾，竟連虞孝拖着同往崖下墜落下去。初墜落時，二人一般心思，以爲這樣緩慢來勢，可駕遁光飛起，或昇或降，均可無事。哪知身在仙陣之內，精神早已耗散，劍遁也早失去效用，一任奮力施爲，竟飛不起，祇是眼花繚亂，身如彈丸，飛墮不測之淵。崖壁上怪石像潮水一般，迎面往上飛起。斜視下面，無數大小石筍森列，宛如劍林矛樹，銳鋒根根向上，落將下去，便是洞腹穿胸，死於非命。纔想起此中幻境，竟是真的，而自己的飛劍法寶，到此卻在不知不覺中受了禁制，一無用處。

這時小仙童虞孝首先覺得，祇有服低告饒，或許還有生路。急喊：「弟子狂妄知罪，教祖原宥！」狄鳴岐早對峨眉嚮往，祇爲師門恩重，不忍二心。近來更知峨眉派道法高深，頗不以虞孝此舉爲然。一則同門交厚，知他性剛，如若勸阻，必要獨行。與其結局更糟，還不如同任其難，到時或有轉機。又以主人和易，自身是客，至多找個沒趣，絕無大凶，纔與同行。適纔省悟之後，心已服低，祇未出口，聽虞孝一告饒，也在心裏默默求告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本來落處相去下面還遠，二人求告未終，忽墜勢迅速，眼看地底千百成羣劍鋒一般的石筍，迎面向上湧來，斷頭折胸，萬難躲閃，心寒膽悸。二人四目一閉，祇等身受。隔了一會兒，尚未落到亂石叢中，頭既不似初墜時昏暈，身子也似在實地上，不曾往下翻墮。心疑降至中途，被甚東西接住。睜眼一看，身竟坐在地上，面前景物忽然變小，仍是初入小人天界時景象，空中所見石筍林，也在身側不遠，和盆景相似，每根最高不過尺許。上邊危崖削壁，遇險時所經景物，無不歷歷可數，祇是一切俱都具體而微，由下到上，高纔丈許。休說二人，便一個尋常人，失足墜落，也不至於就會送命。再看坐處，比起原發腳處，祇前行了丈許。說是幻境，周身又是痠痛疲乏，不能起立，

算計全境，未行百之一二，竟鬧得出死入生，精力交敝，技窮智竭，法術無功，如非省悟服輸，還不知再受多少罪孽。是真是幻，尚是莫測。再如前行，休說力竭難行，便能行，也無此膽勇。後退也成了驚弓之鳥，不知能否。最可惜是在谷中白受了三天大罪，開府盛會，必已過去。師父當已回山，自己丟此大臉，見面還要責罰。正在相對愧悔，愁思無計，莫決進退，忽見前面危峰削壁之間，有一人影順着上下縱橫數不清的羊腸鳥道，飛馳而來，定睛一看，正是主人諸葛警我。二人大喜，急喊：「道兄快來接引，我二人知過了！」